

1814



永順文史

人物專輯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永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第四輯



217

永 顺 文 史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永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永 顺 文 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永顺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 姚茂松 副 主 编 胡文江 肖翼昌

责任编辑 彭道轩 刘德辉

电话 23821 邮政编码 416700

*

湖南省保靖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50千字

印数：1—1800册 1992年10月印刷

*

湘永文准字(1992)150号 定价：2.80元

2A38/56

- 顾问 向仍旦
- 主 编 姚茂松
- 副 主 编 胡文江 肖翼昌
- 责任编辑 彭道轩 刘德辉
-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 祥 刘顺礼
向渊泉 徐家登

序

张苏然*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热潮中，《永顺文史》第四辑——人物专辑之二与读者见面了。

这本专辑收录了27名人物的史料。这些人物只是永顺成百上千优秀人物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事业和贡献涉及到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国防建设、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他们中，既有专家教授、高级教师等知识分子，也有老红军、老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武林女杰和农村妇女中的优秀党员。他们象一群凤凰，有的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飞出了山寨，奋力拼搏；有的为了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从北国海滨飞进了土寨山村献出青春年华；有的留在乡土改造自然、筑巢引凤，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向小康。他们把一生中的风雨历程和远大

*张苏然，政协永顺县三届委员会主席。

理想连在一起，都是为了将先驱的革命期望变为现实。

从专辑人物的踪迹中，不仅可以吸收有益的经验教训，而且更重要的可以进一步认识我们的长辈在艰难的环境中是如何走过来的。从而激励晚辈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树立光荣感与责任感，激发爱国热情，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永顺文史》如能在这一方面起点作用，深感欣慰。

1992年10月28日

目 录

- [1] 张苏然 序
- [1] 傅冠群 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
——记老红军田仁明的战斗经历
- [15] 张二牧 土家山上的青桐木
——彭祖贵印象
- [22] 陈建军 我的父亲陈策
- [30] 唐洪文 从放牛娃到人民功臣
——我的舅父老红军姚云松
- [36] 刘 真 向进同志革命五十四年
- [45] 姚茂松 从土家山村走向世界
——访张锡圣教授
- [52] 雷美芭 开拓奋进 报效祖国
——记高级工程师雷达
- [60] 符登先 肖翼昌 从能滩吊桥到滴水洞公路
——符盛荣的公路建设生涯
- [65] 陆如华 奋斗在国防科技战线的何于班
- [74] 彭 力 我的爸爸彭秀佰
- [80] 姚茂松 理想之歌
——记农业专家刘学温

- [90] 田 青 燕园里的一名土家人
- [95] 彭英明 谭明华 这就是我……
- [108] 邓 涛 一只飞得又远又高的鹰
——访著名诗人汪承林
- [116] 向仍坦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记北大副教授向仍坦
- [122] 洪振珩 武林女杰彭善思
- [135] 王承良 杨 平 历尽坎坷显魅力
——记全国优秀教师吴廷禧
- [142] 彭道轩 马海德基金奖获得者
——县皮肤病院副院长傅瑞光
- [148] 丁佑生 心血凝成“三部曲”
——记全国先进文化馆馆长印家安
- [154] 万玉祥 卖柴娃的春秋
——访抗美援朝一等功臣高家善
- [160] 张和旺 抗美援朝一等功臣姜明皇
- [166] 彭剑秋 虎将雄风
——记剿匪功臣谢茂双
- [172] 姚雪梅 心系妇女儿童的王世芳
- [178] 滕哲明 尹先耀 全国“三八”红旗手王先香
- [183] 王春燕 共产党人的风采
——记全国劳动模范丁昌局
- [189] 胡文满 村民的好当家张梅香
- [194] 秦佳芝 汪普福 迟到的荣誉
——记工程师王德先
- [201] 刘阜成 编 后

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

——记老红军田仁明的战斗经历

傅冠群*

一个革命战士的崇高信念和无畏气概，既表现在枪林弹雨的沙场上，也表现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他们自己甘愿默默无闻，俯身做中国人民的“孺子牛”，在共和国的成长史上，却留下了实实在在熠熠生辉的足迹。土家族田仁明同志就是这样的普通一兵。他13岁参加红军，14岁走完长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踏上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征程；解放后，他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东北到西南，从鹰厦到青藏，在祖国的土地上架设钢铁动脉，直到1982年离休。田仁明同志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今天这位七旬老人已无法讲清全部往事，但从他的身上，我们却能看出一种精神，就是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那种埋头苦干的精神。

受苦人心向红军

田仁明1922年出生于永顺县龙家寨别些村。

1934年11月，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一举攻下了永顺县城，接着又在龙家寨附近十万坪埋伏歼敌，取得了有名的十万坪大捷。红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一个新的苏区出在现湘西的

* 傅冠群，《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主任。

土地上，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军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郭亮县苏维埃政府，龙家寨区苏维埃政府、龙家寨乡苏维埃政府，都设在龙家寨。县、区政府合在一处办公，田仁明的父亲田安生，被请来当炊事员。

田安生是老大，下面还有田安再、田安多两个弟弟。祖上曾留下一点田产，三兄弟把家一分，每人所得无几。田安生娶妻彭氏，一连生下四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把仅有的一点家产也变卖了，弄得一无土地，二无房屋，住进了村里的田家祠堂。

田仁明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母当然把他看得重些，小时候还念过两年私塾，背得几本“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旧书。到9岁那年，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只好丢下书本，去给大户人家放牛，捎带砍点柴，或自己家里烧，或背到附近的杉木村场上去卖，帮助父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

红军来了，打土豪，缴浮财，分田地，一切都变了样。田仁明和一些小伙伴，经常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跑，呐喊、助威、看热闹。特别是那年12月，省委作出了扩大主力红军的决议，龙家寨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 转。”爹娘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田仁明好羡慕呀。可是，他年纪小，个子又不高，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三叔田安多参加红军以后，田仁明在家里更呆不住了。一天，他把牛赶上山去，还想顺便砍点柴回家，老远看到又有一些人跟着红军战士走了。仁明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个性，事事不甘落后。这时，他心里思量开了：我又不比别人差些，一定得当兵去。田仁明将刀子、柴火和牛都寄放到附近一田姓农民家，径直跑到了龙家寨，要父亲想办法让他参加红军。田安生看儿子急成这个样子，就笑着说道：“你还太小，红军不会要嘛。”仁明说什么

也不肯回家，父亲只好让他留在区政府。

田仁明在区政府住了几天，就是这几天时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省保卫局在龙家寨设了一个分局，由唐建福、龙丙初两位同志负责。那天，唐建福从外面进来，一看到田仁明，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机灵的小兄弟，主动提出要田仁明跟他当红军。从此，贺龙的队伍里多了一名还不到13岁的小战士。

保卫分局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审问各地送来的犯人。分局再没有其他人了，唐建福、龙丙初把提取犯人的任务，大胆地交给了田仁明。为了让他得到锻炼，有时还让小仁明在一旁参加审问。田仁明进步很快，别看他小小年纪，押送犯人从未出过差错，有时还单独看押囚犯，给执行捕捉任务的战士带路。犯人大多是本地的土匪头子、恶霸地主、乡保长，他们恨透了这个铁面无情的红小鬼，多次扬言要对他进行报复。田仁明一心跟着红军走，根本没把敌人的威胁放在心上。

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集中正规军11个师又4个旅共10万余人，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5年4月红军主力和省委、省革委机关撤离塔卧、龙家寨地区，向北转移。田仁明随红军部队离开了家乡，这一别，就是整整20年！他还小，但已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他还扛不动枪，却冲杀在桑植陈家河、永顺桃子溪等战斗的硝烟中。

4月16日，红军收复桑植县城，保卫分局机构撤销，田仁明被分配到红二军团军团部通讯连当通讯兵。第二天，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城外的河沙坝里召开庆功大会，田仁明随通讯连参加大会，第一次见到了遐迩闻名的贺龙军团长。从此，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名将，把田仁明带向了一个新的天地。

通讯连有三个排：有线通讯排、无线通讯排、徒步送信排。田仁明分在徒步送信排。

红二军团军团部只有一个通讯连、一个警卫连，跟随贺龙

军团长行动。

贺龙待人很随和，一有时间，常到通讯连、警卫连同大家聊天，讲笑话，讲故事。田仁明还小，在桑植人生地不熟，想起家来，而新集体的温暖，又使他越来越坚定。

不久，队伍从桑植开往龙山，路过永顺的官坝，田仁明与他大姨碰上了，大姨一把拉住他，硬要他回家去。田仁明解释说：“我得罪了那么多土豪劣绅，留下来就没命了。”大姨听了，塞给他四块光洋，又流着泪送了他一程。

晚上在十万坪宿营，田姓家族的人叫田仁明偷偷躲起来，不要跟红军走了。田仁明笑了笑，过家门而不入，一步也没有掉队。

田仁明虽然年少，但以坚定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经受着战火的考验。

1935年6月13日，湖北咸丰，贺龙部署忠堡伏击战，消灭敌第四十一师和一二一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战斗一打响，通讯兵陆续被派出去，贺龙身边只剩下了田仁明。一道命令必须立即送达四师阵地，田仁明出发了。到处都是尸体。仁明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多的死人。他害怕，他心慌，在山沟里摸啊摸，好不容易把信送到了。“我都差点摸不出来了。”今年4月我们访问这位老红军战士时，田仁明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形。然而，战斗结束后，当了俘虏的敌人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的狼狈模样，却把仁明恐惧心理一扫而光。

1935年8月3日，湖北宣恩板栗园阻击战。田仁明一直跟随贺龙，守候在前沿指挥部。贺龙命令十八团团长贺炳炎：“你快上去，指挥四师坚决歼灭敌人！”田仁明这时就站在贺老总身边。战斗真激烈呀！敌人很顽固，死伤遍地，仍不投降。贺炳炎的十八团伤亡近一半，一营长牺牲了，二营长牺牲了，连排干部伤亡更多。红军指战员们连眼睛都打红了，不顾

一切往上冲。战斗结束，红军歼敌八十五师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及师部，击毙敌师长谢彬。田仁明进一步认识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战火无情人有情，红军指挥员心痛这个还是孩子的通讯兵。当部队即将转战湖北时，连指导员余金龙找到了田仁明：

“仁明，从今天起，你担任连队的卫生员。”在红军部队里，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啊，田仁明乐意地接受了新任务，学习一个多月后，改行当起卫生员来。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共青团。

干了几个月，田仁明觉得这个卫生员当得太没意思。自己根本不会看病；所谓药，就是几瓶济众水，连个小伤小病也治不了，整天无事干。慢慢地，他也觉察到，这是同志们有意在照顾他，而并不是连队非要这么个卫生员不可。他跑到余指导员那里，软磨硬缠要求回通讯排去。指导员拗不过他，只得答应了。

爬雪山、过草地

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开始长征，进入了贵州地界。当通讯兵，也格外劳累和危险。队伍每到一地，通讯兵们不能象其他人一样马上休息，而必须先分头了解部队驻扎地点，以便及时准确地传送命令。晚上外出，常遇到土匪，土匪对红军战士抓住就杀，通讯员有的就这样牺牲了。不过，田仁明对艰难困苦已习以为常，也时刻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一天，他的腿扭伤了，行动很不方便，还是坚强地跟上了队伍。

领导们喜爱这个刚强的红小鬼，安排他给袁任远同志当公务员。

部队到达毕节，夏曦同志因病去世，袁任远同志接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田仁明也跟着袁任远同志从二军团来到了六

军团。

在红军这个大家庭里，走到那里都充满了温暖。政治部主任袁任远，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等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常和大家谈心；同志们互相照顾，对田仁明这位小兄弟，关心得更多。有次还闹了一个笑话：在黔西，田仁明脸上长癣。正好他们借住在一个药铺，仁明就请药铺老板治癣疮。老板先就申明保证治好，但涂了药后会痛两天。到了晚上，田仁明痛得直哼，把大家都惊动了。第二天，大家把药铺老板叫来教育了一顿，老板吓坏了，把田仁明给的一块光洋也退还了。过了两天，田仁明脸上不痛了，癣也真的好了，大家才知道错怪了那位老板。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休整一个星期，准备爬雪山。所谓准备工作，其实就是尽可能地多收集一些辣椒，大蒜，供路上驱除寒气。对爬雪山，田仁明开始还真没把它当回事，从小生活在湘西山区，爬山越岭是家常便饭。当了一年多红军，行军打仗也多半是在崇山峻岭之间。要说其它方面锻炼得不够，他还服气，要讲走山路，他可从没落过后。

谁知大雪山就是不一样，还没上到半山腰，田仁明就感到走起路来很费劲，浑身无力（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由于山上空气稀薄，缺氧而引起的反应）。开始见雪了。二军团比他们先过去，再往前走，就见到有二军团的战士倒在路旁。雪越来越深。有时，马不小心掉进雪坑，一下子就被埋进去了。警卫班有个战士口渴，喝了一口冰水，大约是把肺呛炸了，立即停止了呼吸。这一来，弄得大家连水也不敢喝了。

不断见到二军团死难战士的遗体。六军团倒下去的战士也越来越多。一场冰雹袭来，躲也没地方躲，大家就那么硬顶着，又牺牲了不少战友。无论如何不能停。离山顶还远啦，田仁明实在走不动了，袁任远同志想了个办法，叫他抓住马尾

巴，一步一步往上移。终于上到山顶了，田仁明连移动脚步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过，下坡终究好办些，他和一些战士干脆往地上一躺，朝下面滚去。天黑了，部队找到一个藏胞居住区。藏胞的房子，下面关牛羊，上面住人。吃的东西也不同了，是青稞。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到达西康，部队休整了两天，继续爬雪山。有时一天爬一个山头，有时一天爬两个山头。那段时间的生活还不错，有青稞吃，还有牛羊肉。吃多了青稞不消化，拉不出大便，有的战士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卫生员也无法可想，只好叫大家用手抠。

田仁明靠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靠自己的意志、毅力，随二、六军团大部队一道，翻过了大雪山。

1936年6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绒坝岔与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三十二军军长为罗炳辉，袁任远调去任政委。田仁明随袁政委到了三十二军。五师也随袁任远编入三十二军。当时，三十二军并不在绒坝岔，而是驻扎在离这里有几天路程的另一个地方。

部队还要北上，到陕北去。袁任远同志先带着五师去与三十二军会合。

从甘孜出发，进入了茫茫的草地，不见人家，不见炊烟，满目荒凉。袁任远带着警卫班走在队伍最前面，师长王尚荣带着师部走在最后边。还只走了两天，田仁明病了。中午打尖时，照例要烧开水，煮点炒面糊糊充饥。袁任远看到田仁明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叫他休息，自己动手弄午饭。下午，田仁明开始掉队了。到傍晚宿营时，走在最后面的五师师部都已赶上来了，师长王尚荣同志见田仁明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把他留在师部。第二天，田仁明已病得一步都走不动了，王尚

荣叫他骑自己的马走。袁政委听说田仁明病得厉害，叫警卫员把他的马也送了过来。田仁明昏昏沉沉地趴在马背上，随着部队往前走。到了三十二军军部，他一头栽倒在罗辉辉同志的床上，就人事不知了。

部队要在这里休整一个星期，然后继续过草地。袁政委要田仁明到三十二军医院去治病，还送给他几块光洋，让他买点吃的东西。住了几天医院，田仁明能吃点饭、走几步路了，而部队也已确定了动身时间。

这次，田仁明是随医院同志一起走，开始时坐担架。一天，抬担架的战士又死了一名，田仁明说什么也不肯坐了，医院领导给他找一匹马，让他能跟上部队。

田仁明的身体实在太虚弱。有天下一个小坡，护士见坡有点陡，担心他栽下马来，叫他下来走。谁知田仁明一溜下马背，竟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就请一位战士帮忙，把行李打开，索性躺在上面，意思是就在这里等死算了。刚好袁任远政委过来了，看到已昏迷过去的田仁明，爬雪山，过草地，一场大病，他显得更瘦小了，还是个十足的孩子呢！袁政委一阵心酸，赶紧蹲下来用手探一探，还有气，就叫警卫员轮流把他背下了坡，又请来医生打针抢救，田仁明这条命，总又捡回来了。

在以后的几天中，袁任远亲自和警卫班的战士一起照料田仁明。没有吃的了，袁政委带头，和警卫员们一人给他匀一点。行李丢了，就让他和大家一起挤着过夜。他依靠这种同志情、战友爱，终于走出了草地。

到了哈达铺，部队停下来休整，田仁明的病养好了，但体力还是不行。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田仁明又回到了贺龙身边。

四师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的公务员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袁任远同志很喜欢田仁明，舍不得让他离开，但出于对张平化同志的关心，还是决定派机灵能干的田仁明去跟张平化当公务员。

红二方面军还得继续往前走，到陕北去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田仁明大病初愈，一开始长途行军，就感到很吃力，老掉队。他想，自己不但不能帮张平化同志办事，还要别人来照料自己，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田仁明就请张平化同志另外挑了个公务员，他自己跟着后面的大部队走。一天，他又落在队伍后面很远，一跤跌倒在地上，挣扎了很久，都无力再爬起来。他正在想，这回真的完蛋了，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凑巧，贺龙过来了。贺老总的警卫员都认识田仁明，马上报告贺老总：是仁明躺在这里。贺龙二话没说，就叫警卫员把他带上一同走。

晚上宿营时，贺老总抽了一点时间过来看田仁明。他问明情况后，安慰田仁明道：“你不要回四师了，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又随即叫军团部的杨医官过来给田仁明看病。吃了几付中药，田仁明的病是好多了，但仍然感到浑身无力。就这样，田仁明又到了二方面军通讯连，回了“老家”。

情况紧张起来了。敌人前堵后追，飞机轰炸，天天有仗打。部队为避免损失，改为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但不管情况如何危急，贺老总和警卫连、通讯连的战友们，都没有忘记这位从湘西山寨里走出来的患难弟兄。

1936年10月20日，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

田仁明，以14岁的年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身份，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在这一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里光荣的一员。

“要没有贺龙、袁任远和革命战士的关怀、爱护，我田仁明早已抛尸荒野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沟河干休所里，这